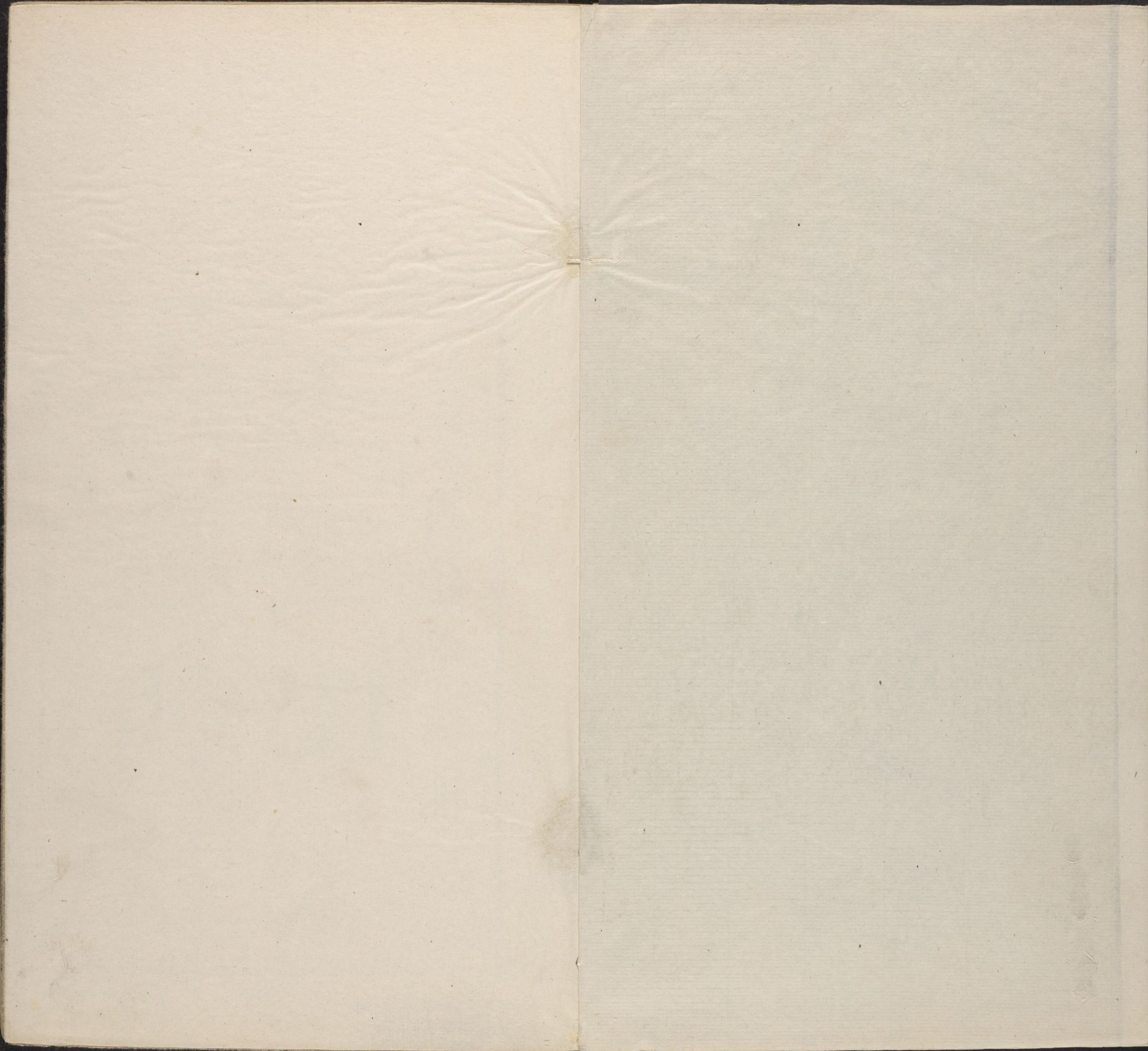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20

~~CHL 5428.4512~~

~~5366/4512.1~~

5344 / 4512.83



忠王
文
翰
集

昔
從
聖
難
也

后安黃邦寧遠亭氏重修

忠獻韓魏
王安陽集

畫錦堂藏板

安陽集總目

知彰德府事同安後學黃邦寧遠亭重修



甲集

御製論

御製贊

諭祭文

序

例言

遺像

像讚

宋神宗御製碑

宋史本傳

家傳卷一 至 卷三

乙集

家傳卷四 至 卷九

丙集

家傳卷十

別錄序

別錄上

別錄中

別錄下

遺事

文集目錄

丁集

文集卷一 至 卷七

戊集

文集卷八 至 卷十七

己集

文集卷十八 至 卷二十五

庚集

文集卷二十六 至 卷三十四

辛集

文集卷三十五 至 卷三十九

壬集

文集卷四十 至 卷四十六

癸集

文集卷四十七 至 卷五十

畫錦堂記

醉白堂記

跋

御製論

夫爲人臣者當國家清夷之際進言納諫理國致治固一代名臣也然值主幼時難之日而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所謂國之

柱石棟梁非具經濟之才學
問智勇迥出流輩者不能韓
魏公兩定大計輔相英宗調
護兩宮處之裕如天下以治
豈非國之柱石棟梁而天下
胥賴以安者哉及神宗即位

出之於外然未嘗頃刻有忘
君父之心故青苗之法琦極
論其病民遠使之來琦上言
處置之方最為曲盡誠可謂
古大臣矣當仁宗中年雖君
子道長而小人時或並用及

嘉祐以後專任魏公朝廷清
明天下樂業英宗即位又用
之不疑君子在朝用臻至治
故用賢人者必使小人無以
間之然後疑貳之心不生而
嚮用之念彌篤也

御製贊

奕奕相州維天之中孕祉毓
靈間氣所鍾爰生魏公金堅
玉潤相厥明時輔成景運弱
冠登第聿見嘉祥雲輝日丁
五色呈光大材不器小用亦

效西夏寒心兩宮諧孝齊范
駕富宏展經綸臨事決疑正
笏垂紳皎皎易汙峽峽易缺
維公德量山崇海濶材既軼
世學亦通方光輝事業燦爛
文章肫然而仁毅然而醇猗

歟魏公古之名臣

諭祭文

惟爾德器恢宏勲庸炳煥蚤
年唱第祥徵捧日之雲前席
陳謨夙具回天之力匡扶社
稷揚光訓於兩朝潤澤生民
活遺黎者百萬處危疑而不

懼操心則純粹以精獻臣子
所難言秉節則直方而大樹
嘉祐治平之偉績紀在太常
建涇源秦鳳之威名胆寒西
寇朕省方豫省道出相州緬
畫錦之遺堂過安陽之故里

星還箕尾感櫪馬以皆鳴靈
毓山河撫隴松而如在爰脩
秩祀用遣專官神如有知尚
其歆格

序

同安黃公之守彰郡也政簡民和公餘之暇蒐輯舊聞己丑冬嘗彙岳忠武王之文而編之又慨然曰湯陰之有岳忠武與安陽之有韓忠獻王同為鄴下千古偉人忠武之集今既輯成之矣安陽梓本歷有年所可忍視其汗漫模糊而不為之重訂哉爰取前明陳太守梓行之舊本合乾隆五年陳大尹重刻之新本一一釐正之辨

其訛補其闕間有新舊本俱無明文莫可考核者則亦從而闕疑不敢妄有加焉至若

御製韓忠獻論

御製韓忠獻贊

諭祭韓忠獻墓文敬錄之以冠卷首宋史本傳及忠獻遺像圖錄之以先家傳皆補前刻所未及者而安陽集於是乎大脩矣鳳來適遊鄴郡登晝錦堂竊有高山仰止之思猥承太守公命得與校

讐集既成又命一言以序焉竊惟王之大名轟

若雷霆勲業揭諸日月史冊所載美不勝書鳳來

何敢妄贊即以文章論黃鐘大呂之音威鳳祥

麟之概譬彼大河喬嶽俯視睥睨又幾幾乎莫

贊一詞矣獨念受書以來稍知嚮往嘗讀王奏

疏有議遼事諫新法諸書而知懷忠發憤剴切

指陳無異古大臣之謨訓也又誦王詩篇有咏竹

喜雨諸什名為寫物實則自陳如見三朝立身之

本末也茲又幸觀全集口頌心維益嘆古今所
謂三不朽者至王而獨全矣王於眉山為前輩
於廬陵為同官蘓文忠之贊王詩也有公言一
出誰敢改評之句可謂推崇之至矣歐公同登
政府王以文章謔之至平章軍國書榜朝堂出
自王手裁而歐公無與焉厥後廬陵後人嘗用
治命以請墓誌其素所傾服者然歟考韓氏世
獻惟昌黎集膾炙千秋越數百年而安陽集出

後先輝映何其盛與夫以王之豐功偉烈即文采
不少概見依然一代鉅賢而況朗朗炳炳有斯
集之美備者乎藝林之的亦鄉里之光後之人
苟有聞風而興起者則今日太守公之校閱而
重付梓人也感化之功不亦偉哉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山陰後學沈鳳來敬序

重修安陽集序

韓忠獻公安陽集板藏於畫錦堂者
毀於乾隆四年戊午距今未久未大
缺損第其編次多未協體制字畫之
舛者及漶漫者頗多余舊讀是書即
有心整頓之歲丙戌守土於茲瞻拜
公之祠墓嘆其不修且壞輟俸鳩工

先新祠宇禁邱木之翦伐者逮今歲
庚寅然後取是書整頓之所增刻於
卷首者

今天子之綸音也公之遺像及宋孝宗所
撰贊也神宗所製兩朝願命定策元
勲之碑也史之本傳也所增刻於簡
末者歐蘇二公之畫錦堂醉白堂記

也所易置者舊刻遺事家傳十餘卷
隸於集後今改而序諸本傳之下也
綜為十卷頓改舊觀剗既成余夙
心於是乎一慰也雖然余讀公文有
深省焉公相州謝上表有云不以鄉
閭而為苟且之政夫政之苟且豈惟
是秕政之謂容容而無過可糾赫赫

而有名可震覈其措注未能免於苟
且之弊者不知其幾也矧此邦之人
舊德先疇濡染深矣咸能稱引古昔
以責來許而余從政於公之鄉閭荏
苒幾年徬徨中夜即不敢妄晞古人
尚蘄戒夫苟且之弊以勿得罪於名
賢桑梓之地斯則凜凜乎手是編而

三復焉欲以斯言銘之座右者也閩
中後學黃邦寧序於彰德郡署之二
如堂

將入相功成身退平生無纖毫
遺議攷之史冊公勲在社稷不
可殫述願其文字則知之者絕
少由公功德隆盛不沾沾以文

而有名可震其措注未能免於苟
且之弊者不知其幾也矧此邪之人
善德先疇濡染深矣或能稱引古昔
以責未許而余從政於公之鄉間在
吸堂夜年徬徨中夜即不敢妄晞古人
中對學黃味寧其於漳斷殊置之二
三對馬谷以淇言論之聖古昔也聞

重刻安陽集序

有宋忠獻韓公以甲科高等出
將入相功成身退平生無纖毫
遺議攷之史冊公勲在社稷不
可殫述顧其文字則知之者絕
少由公功德隆盛不沾沾以文

字見百世而下亦惟從其重且
大者稱之耳然而論古有識者
凡古先哲人雖吉光片羽猶且
護之惜之而况高文典冊為一
代大作手如公者乎公著作自
安陽集外奏議存藁尚一百九

十二卷今皆不可得見惟安陽
集傳於故里一刻於前明萬歷
間再刻於

國

朝康熙間三刻於乾隆四年前
安陽令陳錫輅閱今三十餘載
板浸漶漫今彰德太守黃公景

慕先哲重較而梓行之嗚呼公
生當北宋全盛時志立勲業不
屑與文士競短長而其文如偉
丈夫高冠長劍佩玉鳴鸞一望
而使人氣振令讀其集中制冊
學記諸作雖使班馬燕許復生

恐未必能過之蓋公之得於性
者純故發於言也博厚昌明無
媿媿翫敲之氣而又際熙隆之
際會以酣其蘊而燦其華譬如
乾坤萬籟風雷布而韶濩鳴而
蟲鳥之音無所與焉假使公勲

烈不大顯於時僅僅以文章著
人之稱公文者安知不與歐王
曾蘓並舉耶昔王羲之人品甚
高後世止稱其字學公固非羲
之比而其以此掩彼一也間嘗
論三代以下宰輔如公孫宏魏

徵大節有歎無論矣韋元成張
曲江醞釀深矣而相業不著鄧
固始郭汾陽裴晉公相業著矣
而醞釀未深惟諸葛武侯經術
才畧並茂而偏安西蜀事多未
竟如公者幾幾乎三代以後一

人而已然則讀是集也悠然想
見公之生平立身接物致君澤
民事事奉為著蔡即不作文字
觀可也
乾隆壬辰季秋月河南按察使
江右譚尚忠序

舊序

稽古帝臣王佐名公鉅卿寅亮輔弼之倫類無不以
文章表見後世禹曰何言厥有陳謨臯陶維瘖載歌
用賡伊傅周召詩書相踵勒諸金石可法可師後世
出入將相憂國如家威振邊陲樓櫓之外謀定宮掖
窺伺之中稱社稷臣者其諸功業在史策而言語文
章無是翦棄又往往集札藏之名山以傳諸其人而
忠義真摯之辭旨梗槩俾百世而下宛然若接與夫
詩書所載異世同軌矣我

國家

聖聖相承太平奕葉名臣碩輔指不勝屈而又推

恩昔賢表揚忠孝祀典有加焉則夫一代之偉人其勝蹟

所著簡編所存可聽其泯滅弗傳哉安陽忠獻韓王

為宋世臣元勳炳耀千古

錫輅

承乏來斯拜公像遂

登晝錦堂見土木傾圮鷗魚絕迹低徊懷古刻期重

葺既僭為之記更取公遺編安陽集一再讀之私心

嚮往移時絜日因思人才之盛莫過于宋而其盛尤

莫過于仁宗時即文章著作亦惟其時為最盛居宰

輔者始稱韓范終曰富韓而晏杜文蔡司馬歐陽諸

賢亦復彈冠相慶理學則周邵張程文學則三蘇南

豐介甫譬諸太廟法物鈞天廣樂睚睚穆穆稱大備

烏然忠獻相業卓卓遠駕周姚近躡呂王其器量擴

然以宏識見恢然以遠與河洛諸君子並稱人望而

其發為文章光于廊廟為制辭為冊文為樂歌表奏

其他若詩若文若書啟銘誌並典贍雄厚自名一家

實為歐陽三蘇所推重高山喬岳必有興雲吐雨之

奇長江大河自具汎濫停蓄之致有德有言信為日

月不刊之書矣惜乎是集而外舊有奏議及諸文集

凡一百九十二卷千百年已來銷沉兵燹影嚮昧昧

不獲追求而其幸而僅存者可勿留為文獻逾益寶

貴哉於戲晝錦之名同于衣袞蜂蠆之咏戒切并蜂
隄七事以固疆圉之算論青苗以排變法之非身係
安危進退以道後之君子撫其遺編按其史傳三復
興嘆必有樹勲植節俯仰揖讓于其間而不愧者則
是集固非安邑之所得私而傳之無窮教忠教孝其
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為甚大安陽集五十卷附家傳
遺事十二卷明萬歷乙酉鄴郡司理內江張公刻置
于晝錦堂其集稿則得之鄉賢郭文簡公文簡公又
得之同邑侍御張公刻于河東之行臺者為時既久
其板漶漫耗矣至

國朝康熙時前令崑山徐公重加校刻携其板而南乾

隆戊午

錫輅

修輯邑乘工既竣亟謀梓之請諸郡守

三韓滿公司馬安溪李公別駕雉臯丁公咸喜其事

各捐清俸與邑之薦紳先生共襄厥成自客冬迄今

仲夏凡八閱月而剞劂告畢昔者徐陵讀定國寺碑

至今傳為美談而是集之熒而愛愛而傳雖璆琳聚

崑崙夜光集元圃未足髣髴豈直與韓陵片石同其

不朽者哉且夫職分之崇庠官守之鉅細事雖分而

理則一况公晚節歸理鄉邦憶想遺風讀書論世彌

用亟亟已

錫輅

何敢搦管序公之集顧區區嚮往之

私不能自己用以志先哲之盛居是邦官斯土者所當相與流傳而勿替也

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臯月文林郎知安陽縣事加二級剡溪陳錫輅撰

舊序

安陽集五十卷宋魏國韓忠獻王之文也並家傳遺事十餘卷蓋傳自宋之季世云正德中監察御史安陽張公士隆按醴山西刻置河東書院朴後得之謹藏于笥萬歷乙酉鄴司理內江張公謂先哲著作鄉郡不可闕次年重構書錦堂成廼謀于郡守漳平陳公郡丞清苑王公通守垣曲趙公再加校錄刻置堂中於戲崇往哲而重遺編諸公之盛美闢諸風教者匪細也鄴之人幸生王之鄉仰王名蹟誦王遺文亦知所以感發而嚮慕乎王德望在當時勲業在史策風聲在後世惠澤在鄉

郡毋庸贊述已乃若其文根諸心術之微而顯諸言論
之表不為誇詡險恠之詞而自具夫閔正敦大之體信
如大人鉅公冠裳珮玉儼居于高堂建節鳴鸞徐驅于
周道人之見之有不肅然起敬者乎蓋嘗誦王題咏之
句也曰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須臾慰滿
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猗王之名世大賢也有以也
夫司理公好古而尤惓惓於忠孝節義事既志忠武之
廟復表忠獻之文即其舉措將來德業所就曷可量哉
梓人既訖工朴敬附言終簡見是編流傳所自云萬歷
丁亥夏四月望日賜進士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安陽後學郭朴謹撰

宋忠獻韓魏王安陽集

例言

一韓忠獻王元勳懋績允推宋代第一名臣恭讀

御製論贊及

諭祭墓文諸篇豐功偉烈早契

宸衷

御翰所頒遺徽彪炳敬謹繕刻以冠卷首

一王雄姿傑出後世仰高山者未嘗不想見德容第
世代漸湮圖像罕得其真茲從韓氏家藏所刻石
本并仿廟中遺像細為摹出泰山喬嶽瞻望肅然

至考當年像贊係出宋孝宗御筆言簡而該王之生平具焉其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出自神宗御製並錄之以昭當世表忠之意

一王勲業爛然昭垂史冊宋史正傳尤徵信千秋特為錄出并子家傳首載諫議公行事亦備錄之以見王之教忠有所自來若傳末子孫之附記者則概從刪節不敢以後美媿前徽云

一家傳別錄遺事備載王之懿行與正史相為表裏非與文集有所發明舊刻卷帙在文集之後於體制未為允當今茲校修已添錄正史本傳列之前

卷家傳別錄遺事固應次第列刻在前不敢拘守舊本附見之例

一安陽集出自王手訂宋世原板不可得而問矣前明安陽張侍御刻置河東書院至萬歷間鄴司理張公再加校錄刻置畫錦堂中是謂舊本

國朝乾隆四年安陽令陳錫輅據舊本重訂之是謂新本三十年来板漸漉漫茲特為之校釐集中殘缺處不可枚舉間有新本所闕而舊本完好者已補葺無遺至舊新兩本俱為缺文無從校正敬守闕疑之戒不敢妄抒臆見

一文集中應避之字前刻未之加詳今凜遵

功令咸為改正余於府志及岳忠武集皆然明敬慎也

一王偉業在朝謳歌盈野相州梓里尤為遺愛所存
自宋迄今名賢題詠論贊碑記頗多茲集難以悉
載至歐陽文忠公之畫錦堂記蘇文忠公之醉白
堂記皆膾炙人口則不敢遺謹錄而附之卷末亦
以見王之文章德望推重於前賢者已如是爾

一安陽集之外尚有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稿三卷
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顧命奏議三
十卷雜奏議三十卷千慮集五卷古今叅用家祭

儀一卷安陽舊文十二卷手編家集六十卷當年
宋神宗詔索王文藁王之後人所錄已進呈者歷
年既久購訪頗難倘海內鄴架中藏有是書幸念
名賢著作當公同好勿憚郵寄以便梓行增所未
備至於原本仍當歸趙不敢私為珍秘

一王歷任定州揚州并州大名所在皆尸而祝之彰
德乃王之故里其廟宇僅頽屋三楹予忝守斯土
下車即謁王廟而嫌其不足以棲神也已丑則畧
為修葺庚寅則重新之廟工竣而安陽集亦告成
謹擇吉告廟而命其裔孫韓弼朝藏板焉

宋司徒
古師正
柱國魏
國公贈
尚書令
魏郡王
忠獻韓
公諱係



袁浦後學包山敬繪並篆

勅禋先太沙魏

國公韓琦

像

經於邦國

潛坤廟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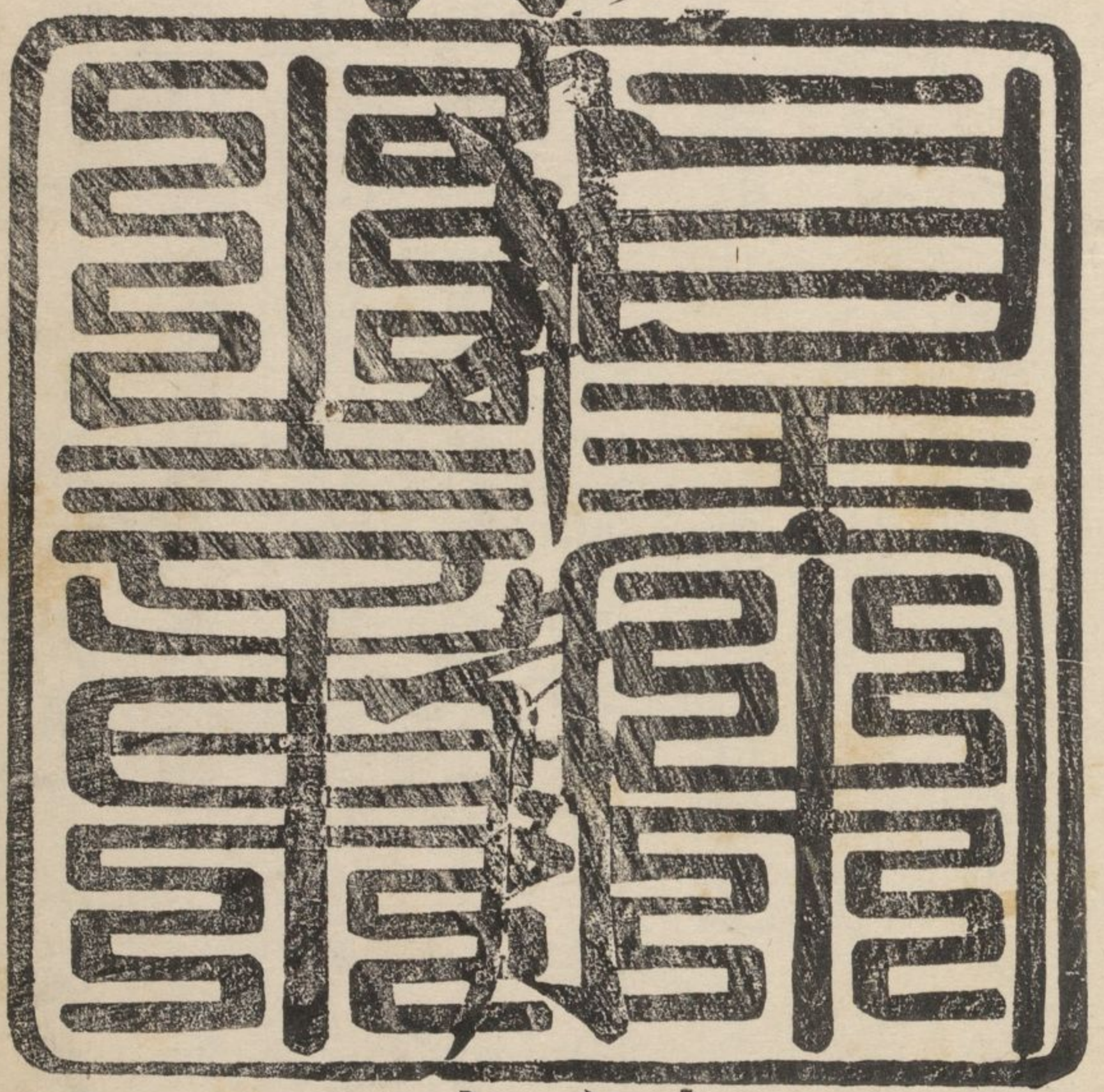
和守之德維

持三
海
素

山
名
深
海
洞

多
章

溥
熙



白

袁浦包 山一峯臨
江寧李懷珍晚村饒

宋神宗御製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
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盡然
追慟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
七月癸酉成服於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
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彥上公勳德之狀
於有司已而集議尚書省皆以謂謚公忠獻無易朕念
既葬而墓隧之碑未立當考大雅烝民之詩維美宣王
之德而實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
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咏歌之以慰山甫之心

可謂至矣蓋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曷
可無迷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之刻
以著信於後世而錫訓於子孫非朕其誰為之惟韓氏
遠有世叙始武子事晉得封於韓遂以為氏韓亡其子
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族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
世葬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
昇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
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選太常丞監左藏庫
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異數見
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

事公連䟽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
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為諫官凡中
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啟迪上心則又
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初王曾為宰
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
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世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
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
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
制誥知審刑院益利歲大荒為劍南三路安撫使活饑
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收市上供綺繡不

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為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於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懼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於河東府公力為陳之平子既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於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成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儻併兵從一道出糧克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

用攻策公言雖懇然朝廷終以為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既而又檄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為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為四路改秦鳳經畧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為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

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為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鄭戩代公為四路帥遣劉滄董士廉即降羗所獻地築水洛城城後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為非便止之滄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於獄且將斬而戩力爭於朝公亦以為水洛可罷而滄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既成

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為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尚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畧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何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黃崑山之麓與之為約不敢踰衍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為帥時敵頻出抄掠竝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為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

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兵
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尚書尋
除樞密使自國朝刻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
鬱不可考究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高下
以市賂乃奏命官條悉刪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
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秘府以為世主憲總千餘條後
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尚書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
畧太平之務公因得選勅郡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
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

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
共以為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為上言公乘間進曰皇
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
今陛下春秋高尚未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
以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
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為子成帝在漢非
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知奈何久不決也始
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疾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
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
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

益堅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既為皇子即皇帝位於時
天氣溫晏宮庭內外罔不肅然自畿中市井猶有未知
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為仁
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聽軍國事及皇
躬康復公乃請乘輿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
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真英主也
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
修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英宗親製手詔
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
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

民為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曰往者嘗籍之為民
兵遂湮之為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
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
為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
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賊寇大
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
有以保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於上
前陰撓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
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者
誠詰之彼必屈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既

安陽集 一
用公策遂遣使賫詔往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於朝廷
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於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
上表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
媿服公之謀且善英宗之聽也未幾即卧內承詔以朕
為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
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
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
虛上宰位待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
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种諤取綏州宥
州貢不至既勅備於陝西經畧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

綏州孤遠難於饋餉請棄於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
公以謂其城阨衝要據橫山界下視平原不可毀留詔
抗議以便宜檄邊回守之乃得存迄今為延州東北形
勢之障公既常有滅寇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
背禍福招來橫山之羌為進討之計會閔中頻歲不登
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
就河北地數震又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
守公名動外廷每漢使至遼遼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
子忠彥使遼燕于戎帳其主顧問其常使漢者曰忠彥
肖其父乎曰然遽命工圖之而去故例遼使過北都與

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
伴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
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
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鎮以向
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璽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
公形殆非復在執事朕乃念公深遂不能起可勝慟
哉公天資忠孝嶷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辭氣雍
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為憂公獨能蹈危
機進沈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
高而不矜位高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

未能遠過也公為宰相十年益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
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旁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
有未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治所樞馬皆鳴其年十
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豐
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濟縣令祖
構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大師中書令兼尚
書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
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
早卒孫男六人維公奉仁宗詔立皇考為皇子被顧命
立英宗為皇帝被英宗顧命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

定策元勲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
其言不幾然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
定策元勲之碑夫豈特慰公之知亦將為天下臣子之
勸銘曰嶽祗業我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赤精
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卜於
枚天實贊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世靡猷不經進退賞罰
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縷萬
物熙熙四塞舞歌雖本帝力公陳亦多皇有大器誰嗣
誰尸公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盈虛旂常之
載勤勞終初乘彼路車袞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

公行不歸公死是悼

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公

則配食我祖於宮孝思罔極潔菜碩牲鐘鼓管絃公從
享之何千萬年

宋史本傳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登進士歷大理評事
通判瀘州遷右贊善大夫監察御史雍熙中使高麗改
右拾遺直史館判登聞鼓院淳化三年契丹請和遣使
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改判三司以不得侍
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直昭文館例始于此未幾授刑
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左計判官賜金紫陞屯田郎
中京東轉運使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還為江南巡
撫轉太常少卿出知泉州祥符中加右諫議大夫卒年
五十五為人儀觀瓌偉性純直有時譽子三琦瑑瑗並

進士及第琦自幼風骨秀異方唱第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如遇禁中需金帛內臣往往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置合同司以防檢察又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或數日不至暴露廡下人以為病因奏罷之歷開封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連疏罷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四人又請停內降抑僥倖事有不便懇切言之務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凡七十餘奏王曾謂之曰今言者不過激則多

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崇重罕所獎譽琦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路饑擢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至則緩征給直汰冗役逐貪殘不職吏活饑民百餘萬元昊反論西師形勢甚悉進樞密直學士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詔督兵出戰琦欲先發以制賊招詔使夏竦不從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難之琦言元昊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各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而

元昊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申戒再三又移檄曰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戰歿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奪一官知秦州慶歷元年分陝西為四路各置帥琦兼秦鳳經畧學士王堯臣言琦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適為懷敏敗中外震恐帝思堯臣之言罷諸路經畧復置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與仲淹同開府二人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

下稱為韓范方謀取橫山規河南適元昊稱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上意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又言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時廊延城障未修河中同華民饑羣盜張海郭邈山乘機而起復命宣撫陝西討平之仍修葺城砦汰禁卒羸老不堪任用者凡活饑民百餘萬而還又上四策言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

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
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得失同列多不悅帝獨識之
曰韓琦性直琦以海內人望與弼仲淹同時登用中外
跂慕益自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羣小不便者衆會
弼仲淹相繼罷琦為辯析不報尹洙劉滬爭洛水事琦
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歷鄆
與成德軍改定州安撫使州兵狃平貝功需賞賚出怨
言琦度不治且亂決行軍法誅其尤無良者士攻戰死
者厚賻其家籍廩孤嫠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訓齊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寇河朔京師發卒戍保州沿道為

害至定悉留不遣易素教習者往戍又賑活饑民墾書
褒激鄰道視以為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奏中貴
廖浩然怙勢貪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帝命
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召其酋豪示以曩日所
求修廟檄彼無以對地遂歸我既又侵耕陽武砦鑿塹
立石限之忻代寧化大山之北自潘美鎮河東時徙民
於內廢而不耕琦謂此皆良田適足資寇請距北界十
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嘉祐元年召除樞密使三年六月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連失三王中外
爭以根本為憂上依違未決琦因進言皇嗣者天下安
危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今陛下春秋高
願以太祖之心為心擇宗室之賢者早定之以為宗廟
社稷大計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
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擇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
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因請其名帝曰宗實遂力贊曰事
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出內批帝意不欲宮
中人知曰只自中書行之足矣命遂下時英宗方居濮

王喪起復知宗正事固辭帝復問琦對曰陛下親知其
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見器識遠大乃所以為賢也
願固起之及終喪猶堅卧未就道琦又進言宗正之命
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從之英宗嗣
立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充山陵使既定大策門人
親故或從容語及正色答曰此先帝神智睿斷皇太后
齊聖內助臣子何與焉帝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
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其為
讒間兩宮幾至嫌隙琦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
咽流涕具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

疾母可不容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其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彥博難之琦曰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矧今邊備過昔時遠甚詰之必服既而上表謝罪帝顧曰一如卿料帝復寢疾久不視朝入問起居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乃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登祚加以

司空兼侍中為山陵使琦執政三朝或病其專中外陶劾以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堅辭去位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土遂不復入中書除鎮安武勝兩軍節度固辭加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但無可屬國者安石何如對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會神諤取綏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勢如此又安可棄密院詰以初議琦具論其故且曰此乃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臣前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不敢預聞也熙寧元年

河北地震又河決大名兼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
石散青苗上疏極言帝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
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
青苗而強與之安石勃然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
日稱疾時新法幾罷上以其奏付條例司曾布疏駁刊
石頒于天下琦申辨愈切請解四路安撫止領大名一
路從之六年還判相州會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
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
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
端今宜遣使具言本末實無他意疆土素定宜悉如舊

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我乃益務愛養民力選
賢能遠奸諛進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摠累朝之宿憤疏奏會
安石悉以所爭地東西七百里與契丹論者惜之八年
卒年六十八前一夕有大星隕于洛樞馬皆驚帝發哀
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絹發兩河卒為治冢築其
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配享英宗
廟廷朝制尚書令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詔依趙普故事
後雖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貴之至也琦蚤有盛名自臨
邊陲年甫三十天下已稱韓公晚年稱重外國子忠彥

嘗使遼遼主詢知其容貌類父命工圖之論者以琦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云尤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羣司皆使奉法循理在魏都久人為生立祠遼使過者移牒必書名曰韓公在此故也相人亦愛之如父母有鬪訟相傳勸止曰勿撓吾侍中後常令子孫一人官于相以護邱墓琦因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作榮事堂至今傳誦政和五年追論定策功加封魏郡王五子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嘉彥尚主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為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為著姓公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于深州之博野遠祖肅為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為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賓曰文操曰存又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又賓仕唐僖宗為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一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為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

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
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為高祖昌辭生一
子韓璆終廣晉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
之豐安村則公曾祖也璆生公之皇祖諱構仕本朝為
太子中允知康州終于治所累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
公夫人李氏深人裁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
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于建
陽驛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
誌于墓丞相富弼為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人羅氏

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
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
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
而孤鞠于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
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
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
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于殿上先是赴省
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于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
言冥中嘗至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榜云侍中
堂俯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

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榜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兆元氏所夢者乎公旣亞榜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樵考本朝以來爲真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

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于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留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遊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猾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

六百萬公奏諸縣蓋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
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
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
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
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
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
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當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
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
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
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于人心是

以喜怒哀樂之情感于物則嘒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
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
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
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
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
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
粗省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園
方台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
邦二宗接統縟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
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

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鑢適會李照
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留日昃之聽精加鍊
覈許之改作逮于成功即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
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
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
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贈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暮又將
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
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
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
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犬

戎之性豈能常保訪則界順疆則驕遂渝盟背約何代
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夫信此陛下之與左右
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
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三家律
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
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間訖無至者則
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
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
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
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于太祖廟

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
逸鄧保信並李照等鍾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
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子度
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令詳定後蒙寢
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
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
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
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鍾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
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峴舊
制詳定皆以爲當如公請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

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旣上疏極論爲無
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
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
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
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
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
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僧
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
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于宣政殿博士
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于

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
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于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
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
舉臣寮而下有詔增秩用勤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
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
推恩當時公言共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
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叙遷未甚爲
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
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
大若匪閱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

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
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
假人自古慎賞如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
僚多干求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于
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
皆是出于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
競之輩貨賂公行假托皇親因緣女謁或于內中下表
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
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害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

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
飭及出于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
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
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
合公議選于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
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
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于臣僚戚里之家服
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
近之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未
發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

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敗
獲正宜行法以警眾豈可創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
僭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
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于執政者非才累言
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
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初胥偃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
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
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
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于岳選于眾不
敢以獨覽自決于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

信其治而不仁者遠于朝未有衆以為冰才上獨為可
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功盡美者
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
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
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
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
自宿疹之作幾涉周星安卧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
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
父扶疾于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
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

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再加不能復
詰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
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
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
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
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歷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
酬獎條敕保明之官已重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
授是為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為羣牧判
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綜不以資叙回記即兄綱將朝廷要
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

陛下若矜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為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署兼領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舉為人所稱處于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纏次不順河東地震壑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謹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讜言繼口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

敕天下備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於臯夔稷尚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大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侵成弛慢之風必使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弭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為退斥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于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

鑽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已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訐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于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

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譁公劾奏曰景宗起于寒悴本無勲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豪暴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州郡之內孰遏侵凌請下有司明按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草還旣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楊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

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僞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間而去之

則馭下嚴而爲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僞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判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爲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墮兵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勵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州以閤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宜有禁暴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並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

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糜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給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耶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並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詳報定所具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爲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望重當時慎許可公爲司諫時沂公尚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斂而

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
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
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
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上
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
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
但並有其貲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
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
以益利路大饑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
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

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
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六十餘萬
歸于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
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爲慶列郡聞
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綺
五十餘萬旁州皆染紅紫數萬緡所費甚厚而皆出于
民公請權以半爲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
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
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
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

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門閣上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爲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虜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于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尚留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爲代人情憂駭環訴于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

蓋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麤重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既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愧于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平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

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謂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號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以下主戶內

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懦弱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叔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遍歷邊塞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

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爲口說不如親逢耳
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
歸覲之日面陳旒宸之前又慮後于事機先合敷奏臣
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
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
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
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
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並爲之擒矣偏裨之勇
警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俘馘矣藩籬熟
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虜矣戍卒

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
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爲代令延州之民兵
雖益而無補于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
望裨將郭遵輩之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
戶旣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
小程其城周圍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
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濶昨來張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
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爲
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
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

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
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即日備禦未能固
可鄜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
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
而復咫尺寧夏便于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
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用劉興知州慶州久闕
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
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
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

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
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
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
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
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
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
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
臣因舊重改不達以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
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戶
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旅蓄聚資糧犬羊

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如能害功動致牙
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
深為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為不益得兵馬無
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
復傾竭種落并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
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
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
之良筭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冰臣淺慮所及也臣今
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
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

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
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
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于鄜州益兵使葛懷敏
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
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瑛兼管幹涇原
路兵馬公事準備分擘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
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
自朝廷專委經略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
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
以為圻堠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

都巡檢等關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裁擇上皆施行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一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于永興軍命公為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眾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至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于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

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
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
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
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
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
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
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
籍等分路於屯駐泊並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鉞
刀鎗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羗指揮以五
百為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上廊延環慶涇原

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泊兵
士一指揮廊延路屯延州廊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
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
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關人即選試殿前馬步
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土
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士聽三年一
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羗者送經略司揀試給
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疋無馬者並馬給之詔
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賈
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

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于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卒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鬪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留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

勅使黠虜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第等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旣被重創次日尚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是宗慙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

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並燒蕩熟戶族帳輸折兵馬陷沒使臣狡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即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却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聞奏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

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唯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廊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累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悞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于安危若陛下

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
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劄下且朝廷
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
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
況廊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
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
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奉行成筭
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
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
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爲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

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
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
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
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
遂致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壤不敢與敵中
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爲必勝之
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失數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
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歛萬計民
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
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

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于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為大事之當慎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剋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

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為欸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廼行邊趨涇原謀者報元昊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為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參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坡

降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
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
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為檄遺福等當持
重勿貪利為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輕騎數千趣懷遠
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
肅與賊兵一溜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
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
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
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
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

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
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
隨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犯其鋒福陣未成
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
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隨崖壑相壓者衆桑懌
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之後福矢盡鐵簡挺
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併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
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而渭
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
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兵從

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珪耿傳等皆戰歿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于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山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

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爲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檄于福衣帶間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荅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夸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禪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

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
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
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
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
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
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城
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于上
而朝廷務廣聽納纖悉必聞其間大抵欲保疆守境愛
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
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

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
近田畝有頓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
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
外之民入居城塞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
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
至于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旣令入保城塞不唯無所居
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
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于涇原沿邊熟戶數踰
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
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

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
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
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
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
曰民為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
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
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于近而
局于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
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羗
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為蹙境

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
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
那一萬人聚于鄜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
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
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
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
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
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
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為

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筭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創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于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

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謂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黥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起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踈屬外親或則在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托多是結

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累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旣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

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創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川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于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

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為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羗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喃廝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于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守至龜茲一行皆鎖之于館我使至喃氏在驛

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為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堆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具左右斫髀腰躬腦躬一綽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筭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中則與空手無異常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躬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

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筭樁谷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二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

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歷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主汧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侯廣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

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為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為昊賊脅從公既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為質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于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為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翦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為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殲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為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于此既已歿于王事豈以勝負為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

果須分勝負則傷中並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築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上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與修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二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三

二年四月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冰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公龐籍皆累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並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

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
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
懇豈敢較品秩高下況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
也詔為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
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頽圯命部將率
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
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
戰沒于定州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
府以策應懷敏既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
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

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
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
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隣
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不當遷
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受不
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公已貶降乃
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
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羗醜踰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
兵倘來必能固守封陞挫彼兇焰不期涇原路將帥無
謀輕出鬪戰既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

王泚狄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
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
精加訓練準備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
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
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乎
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
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
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庚賁來赴關公上
章歷陳王師不利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略曰前嘗上
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虜未有間隙以中國

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虜觀釁而動是
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
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
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
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得用之或有奇功朝
廷方以公言為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
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
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
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
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

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春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公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況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寨

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廊延復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為辭豈肯一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累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肇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即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旨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

乞臣爲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
略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趣行更不
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
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徙兼四路乃
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羗
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唃廝囉進馬入漢厚償厥
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
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
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
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

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請則
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
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
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
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
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
然大軍持重竒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
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
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
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

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蓄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

永圖我太祖太宗

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

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為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石矢之間蓋見西戒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之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

在兵間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為輔弼遣內侍李
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
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
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
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
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名為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
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為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
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趣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
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

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
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
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
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
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敢廣
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
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
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猖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
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
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

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
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
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
國情可見矣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姦謀招納亡命雖
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
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
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于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屢歲盜邊官軍屢劔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
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
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

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
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
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啖之待以不
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
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
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
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于藩臣專
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
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
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

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
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
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
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
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
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
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
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
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
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

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
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
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
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
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
歛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時以專邊論三曰
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
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
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
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

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
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
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
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
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
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
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
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
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
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

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慎入官
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
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
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
上禦戎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
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
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雖暫求通
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並吞關輔之心何
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蓋
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

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
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
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戎要功下視
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戎尋亦遣使
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
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
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結亂之勢何以禦之
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
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
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

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
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元昊
外倚西戎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
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
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于突厥
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
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
與之盟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
後患必深乃周旋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
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

信以盟好為權宜，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此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為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眾諳山川而多習戰，虜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抽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

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慶州昨創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眾。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娶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並遷其家於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塞，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並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

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
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
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
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
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倘元昊歸欵則請假和策以撫
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
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
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
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
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眾動號十餘萬

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且
彼為客嘗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
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
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
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
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
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
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
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
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

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為憂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為中原千古

之耻國家始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來元昊欲議和又欲因而邀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且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一舉直陷京師故戎心於今驕慢且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為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實則戒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

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
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禦寇
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
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今約二年
而成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蚤計也是日公與范
公指陳于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具牒稱
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
無上章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儼霄上
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
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福

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今
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早議通和故遣從勉
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
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
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
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
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
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
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
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

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曰陳夏臺之事已
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賚
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
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
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
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
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
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
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昊
賊因此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

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
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
恐因此為名再隳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主略
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賫詔
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
此虜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賫
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于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
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
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
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擇其

輕者行之其欲呼為昊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于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買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拷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候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

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並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虜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却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月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用不得不屈矣

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于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早議修復侵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刃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為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

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羗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銳今抑屢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之取其國人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闕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羗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因不樂近謀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

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馬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于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患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強意欲平吞夏國食卒興師反成敗衄犬戎之性切于復讐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

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廊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廊延路徙

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兆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後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

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羣盜則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關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下...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